

遠離塵囂的阿蘭若中，幾位比丘席地而坐，不知正談論著什麼，甚是熱鬧。但看聚在這兒的僧人，各個都是趾高氣昂的模樣，就知道他們誰也不服誰。

「你們將來必定可以成佛！」突然傳來的聲音，打斷了他們的談話興致。見到來者，僧人的臉上明顯露出了鄙夷的神情，其中一位更是語帶諷刺地說道：「常不輕，你又犯蠢啦？你以為自己是誰呢？隨隨便便給我們授記成佛。要不，我們給你頂禮謝恩如何？」說完，還起身做了個拱手作揖的滑稽模樣，引得其他僧人一陣哄笑。

被稱作常不輕的來者，也是一位僧人，看著大家這樣恥笑他，他也不在意，仍然恭敬地對著他們說道：「我不敢輕視你們，因為你們都具足佛性，將來必定都要成佛啊！」才剛說完，又再次對著眾僧人躬身頂禮。

對於常不輕的行為，這群僧人雖相當不以為然，卻也早已司空見慣，認為他就是一個腦袋有問題的愚痴比丘，因此經常嘲笑、辱罵他，甚至有些品行惡劣者，還會拿石頭丟他。儘管遭到這樣對待，常不輕也只是站得遠遠的，避開石頭的攻擊後，仍對他們恭敬作揖，並且喊道：「我不敢對你們有所輕視，因為你們將來都必定要成佛啊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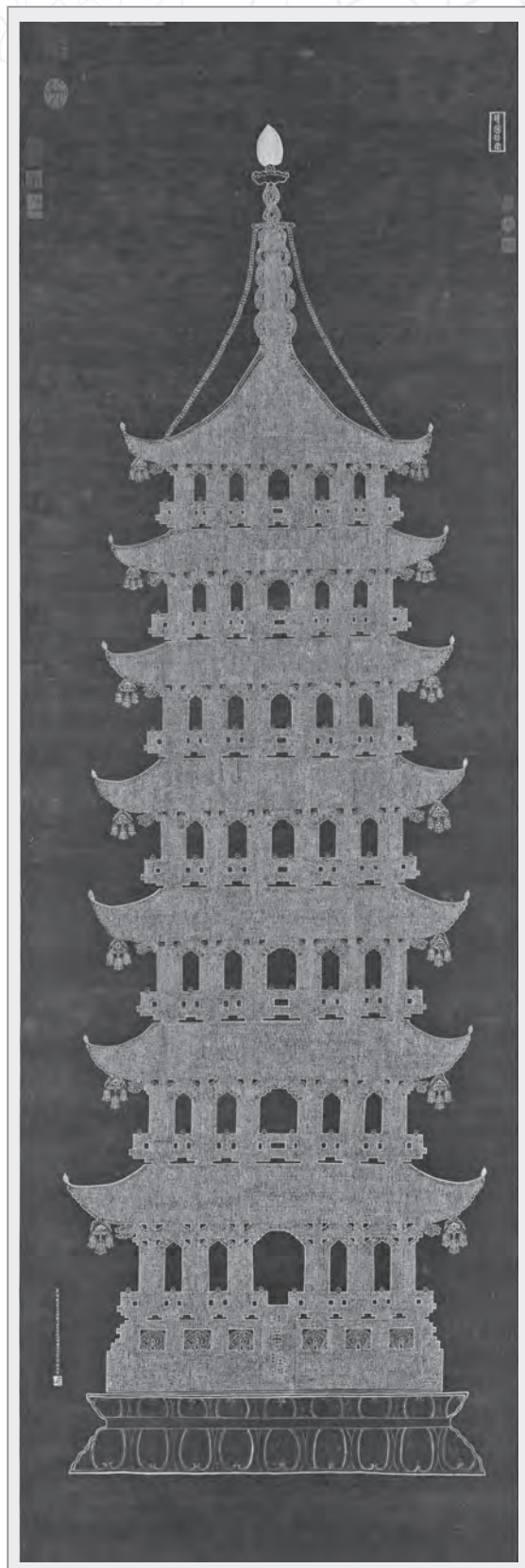
有時因為法會，蘭若裡聚集了各地前來的僧尼與善男信女，當常不輕在路上遇見他們，也會向這些僧尼善男信女們禮敬，然後說道：「我深深地尊敬著你們，不敢對你們有一點點的輕忽或怠慢，因為你們都具有佛性，將來都必定要成佛啊！」因為他常常將「我不輕視你」掛在嘴邊，所以大家都戲稱他為「常不輕」，久而久之，大家早已忘了他的法名，只稱呼他為「常不輕」。

常不輕比丘盡其一生，都恭敬著四眾弟子，並且深信他們皆具佛性而不敢有所輕視。後來，當常不輕命終之際，忽然自虛空中傳來了威音王佛演說《法華經》的聲音，遐邇皆聞。常不輕聽聞佛音，無比歡喜，於恭敬聆聽法音之餘，更將全部二十千萬億偈的《法華經》偈

憶持於心，當下六根即得清淨，且本該結束的生命，竟因此而延長。自此以後，於二百萬億那由他歲這般長得超乎想像的年月之間，不斷為人講解《法華經》。先前曾經瞧不起他，戲稱他「常不輕」的那些僧人們，見到他既獲得大神通力，又得無礙樂說辯才後，對於從前的行止都深感愧咎，並且從此跟隨常不輕比丘學習法華。

常不輕這一生結束後轉世投生，又值遇了二千億佛，其稱號皆為「日月燈明」，在二千億日月燈明佛住世時，他仍以宣說《法華經》為業，持續教化著有情眾生，因為這樣的福德因緣，往後他又值遇了二千億佛，佛號皆為雲自在燈王。在各個雲自在燈王佛的教法中，常不輕菩薩依然受持著法華，為人講說法華。

其實這位常不輕比丘，正是釋迦牟尼佛的前生。《法華經·常不輕菩薩品》中說：「是比丘，不專讀誦經典，但行禮拜，乃至遠見四眾，亦復故往禮拜讚歎。」憨山大師在《法華經通義》中則解釋道：「此言『不專讀誦經典，但行禮拜』者，以經乃詮顯如來法身佛性種子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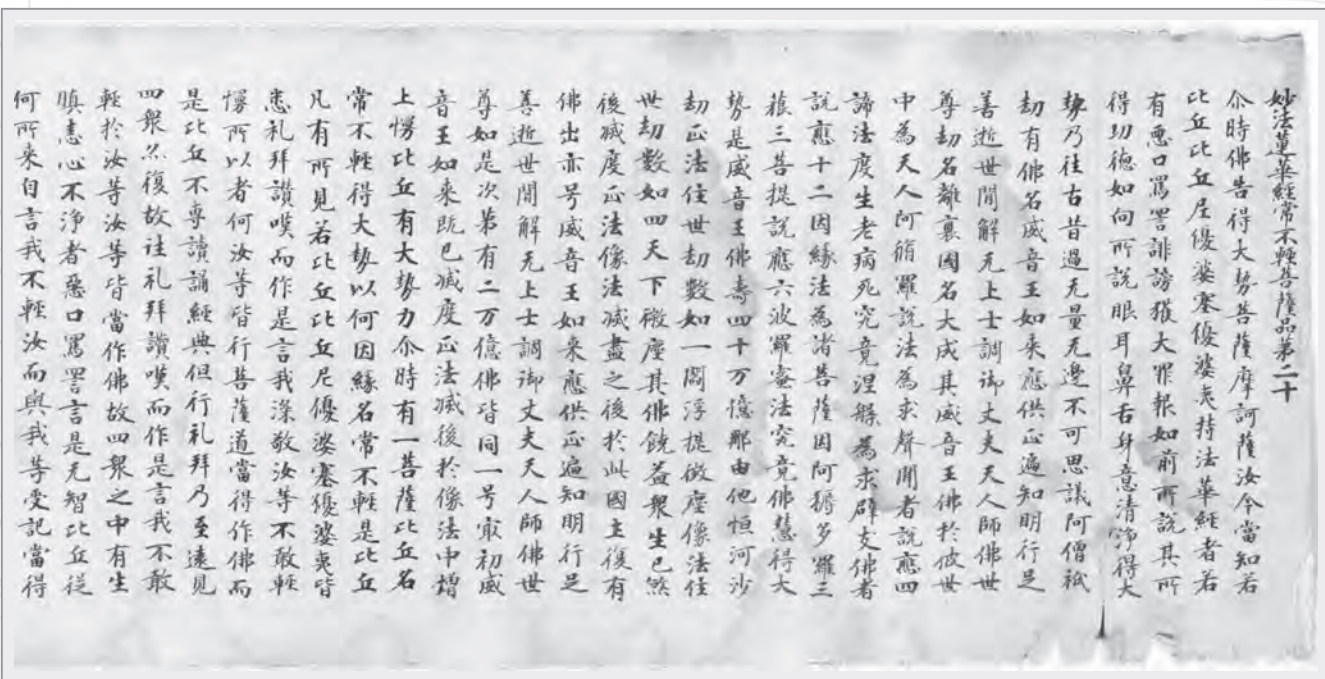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文徵明書法《法華經塔》卷軸，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

具也。今觀佛性普觀四眾，則法身徧在大眾身中，斯則真經在人，而不在紙墨文字，即此便為真持經矣！」

佛陀在因地修行時，將法華的甚深內涵領納於心，並付諸實踐，除了恭敬受持《法華經》外，也為人講說法華，所以才能迅速成佛。而那些過去曾經輕視常不輕比丘的人，後來招致在二百億劫的時間內，都無法遇到佛法僧三寶，且尚有千劫的時間須在阿鼻地獄裡受難忍而痛苦的罪報。

修行人最忌慢心，《俱舍論》中說慢心有多種，如：慢、過慢、增上慢、卑劣慢等，無一不是阻擾道行的障礙。曾經有一位祖師說道：「且看看春天到來的時候，是山丘高處先綠茵遍野，還是在溝坑低窪處先長出碧綠芳草。」意思是說，心懷我慢的人，無法受到法水的滋潤。蕩益大師也說：「我慢習氣，不可求道」就是要告訴我們，修行者務必要將自己放在最低處，才能使得法水入心，受用佛法。

常不輕菩薩累世受持法華，並以恭敬心、善軟心對待一切有情。不論他人如何輕賤他，他都不起瞋恨，始終堅信一切眾生具足佛性，必定都會成佛。菩薩將自己放在低處，不敢輕視任何人的行誼，為行者所應效法、實踐的心態，亦是學佛眾生的最佳修行典範。◎



敦煌出土《妙法蓮華經》〈常不輕菩薩品〉經卷，現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